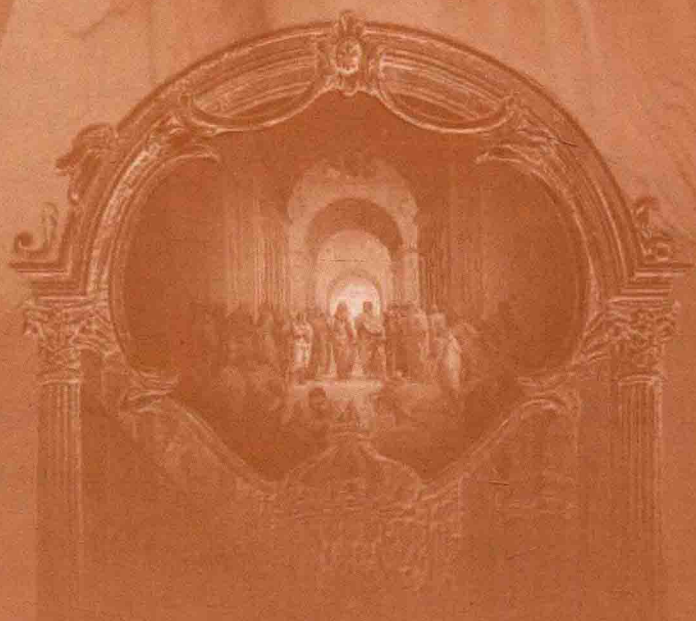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World Literature*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World Literature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World Literature

父与子

● 远方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SHIJIE WENXUN MINGZHU BAIBU

父与子

〔俄〕屠格涅夫 著
彭丽艳 译

远方出版社



一八九五年六月爱德华·嘉尔纳特

“喂，彼得，还看不见？”

问话的是一位年纪满了四十的绅士，时候是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这绅士上身穿了一件满是尘土的上衣，下面配一条间格纹的裤子，他从S地驿站里走出来，立在低的台阶上，头上没有戴帽子。他是在对他的仆人讲话，那是一个矮胖的年青人，下颌长了些，略带白色的汗毛，一对小眼睛没有一点光芒。

这仆人，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蓝宝石耳环，他的颜色不匀的擦了油的头发，以及他的文雅的举止——都显出来他是一个属于那新的进步的一代的人，他随意地向着大路那边望了望，便回答道：

“老爷，看不见，一点也看不见。”

“一点也看不见吗？”绅士再问一句。

“老爷，看不见。”仆人又回答一次。

绅士叹了一口气，就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来。

我们现在趁着绅士缩着脚坐在那里，带了沉思的样子望着四周的时候，把他向诸位读者介绍一下。

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基尔沙诺夫。他的产业就在离这个驿站有十五维尔斯特的地方，这是一片上好的田产，有着两百个农奴，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在他把地分了给农人，并且创办了‘田庄’以后——有二千结沙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纳。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的将军，是一个粗野的人，没有受过完备的教育，不过性情却不乖张，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人，他一生都消磨在军队里面，起初做旅长，后来升任师长，常年驻扎在外省，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阶，他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同他的哥哥帕威尔一样生在俄国南部（关于帕威尔，我们以后还要谈起的。）十四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读书，周围尽是些平庸的教师，不拘礼节却又会谄谀的副官以及所有普通的官佐和参谋。他的母亲是加利亚金一家的小姐，未出嫁时闺名叫雅嘉芙，可是做了将军夫人以后便改称为雅嘉芙克丽亚·苦慈敏尼西娜·基尔沙诺夫，她是属于那些“官派十足的长官太太”一类的女人。她戴的是华丽的帽子，穿的是□□作响的绸衣，在教堂里总是她抢先走到十字架面前。她讲起话来声音很高，而且唠唠叨叨讲个不停，她还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给他们祝福——一句话说完，她是尽量地过着享乐的生活。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因为是一个将军的儿子——虽然他并没有丝毫勇武的表现，而且他甚至有被称为‘懦夫’的资格，——便不得不学他的哥哥帕威尔的榜样，也去报了名进军队服务；可是就在他得到委派的消息的那一天，他跌坏了一只腿，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好起来时他却成了一个跛子，那一点轻微的残疾是一辈子医治不好的了。他的父亲只得从此断念，让他去做文官。等他到了十八岁父亲便带他到圣彼得堡去进大学。恰好在这时候他的哥哥又在禁卫军里供职。父亲让这两弟兄租了一套房间住在一处，又托了他们的一位堂舅偶尔来照管一下，那是一个现任高等



文官，名叫伊里亚·加利亚金。以后父亲便回到他的军队和他的妻子那里去了。他要过了好些时候才给这两个儿子寄一封信去，大张的灰色信纸上面涂满了书记的粗大的字迹。在信纸的最后，他用花体字小心地署着自己的名字：“彼得，基尔沙诺夫，陆军少将。”一八三五年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在大学毕了业，就在这一年基尔沙诺夫将军因为阅兵成绩不好，被削除现职，只得带了妻子到彼得堡去住家。他正打算搬到塔夫利奇花园那边居住，并且已经加入了英国俱乐部做会员，可是他突然中风死了。雅嘉芙克丽亚·苦慈敏尼西娜不久也跟着去世；她过不惯首都的那种沉闷的日子；离开联队后的悒郁寡欢的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爱上了他的房东卜列波罗文斯（一个小官吏）的女儿，那时他的父母还活着，这件事情给他们添了不少的烦恼。那是一个美丽的，而且是一般人所谓“前进的”女子。她喜欢阅读报纸上“科学”栏里的那些正经文章。他等着自己的丧服一满，便立刻和她结了婚，并且辞去他父亲生前给他谋得的文官职务，同他的妻子马霞安享家庭的幸福，起初他们住在农林院附近的一所别墅里，后来搬进城里一层精致的小楼房，那屋子有着一道洁净的楼梯和一个通风的客厅，最后他们又搬到乡下去，就在那里定住了下来，不久生了一个儿子，阿尔卡狄。这对年青的夫妇过得非常快乐，非常平静；他们很少有过一刻的分离；他们在一块儿读书，四只手同时弹钢琴，两个口同声唱一首歌。她又种花养鸡；他有时也出动打猎，和管理田产上的事务。在这中间阿尔卡狄在快乐平静的环境中，渐渐地长大起来了。十年的光阴像梦一般地过去。一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四七年基尔沙诺夫的妻子病逝。他差一点儿受不起这个打击；不到几个星期他的头发就变成灰白了；他正要动身到外国去旅行，希望藉此减除他的悲痛……可是一八四八年就接着来了。他只得回到乡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什么事都不做，过着一种散懒的生活，然后对改良他的田地的事情感到了兴趣，他便动手做起来。在一八五五年他把儿子送进大学；他同他儿子一起在彼得堡过了三个冬天，他很少出门到什么地方，只是竭力和阿尔卡狄的一班年青朋友熟识。到第四年的冬天他有事情不能够去彼得堡，因此我们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看见他在这里等候他的儿子像他自己从前那样地毕业回来，——他头发完全灰白，身子仍还肥壮，不过肩背显得微驼罢了。

那仆人由于礼节的关系，也许还是因为他不愿意老站在主人的眼前，便退到大门边，点燃烟斗抽起来。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埋下头，望着那破旧的台阶；一只带斑点的肥鸡安静地迈着黄色的肥腿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一条肮脏的猫羞怯地蜷伏在栏杆上面，对他做出一种不高兴的神气。太阳十分炎热，从驿站的阴暗的过道中送出一股热热的裸麦面包的味道。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落进沉思里面了。“我的儿子……大学毕业生……阿尔卡夏（二）……”这些字眼翻来覆去地在他的头脑中打转；他竭力要去想别的事情，可是这类思想又回转来了。他想起了亡故的妻子……他悲戚地喃喃说：“要是她活到现在就好了。”一只肥肥的深蓝色的鸽子飞到路中来，它急急地走到井边一个泥水壑前去饮水。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刚在望它，可是他的耳边已经响起了由远处驶近的



车轮声。

“老爷，好像是他们来了，”仆人突然在门口出现，这样禀报道。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跳起来，注意地去看大路。一轮三匹马拉的车子在前面出现了；他还看见车子里面一顶大学生制帽的蓝带子，一个熟悉的亲爱的脸庞的轮廓。

“阿尔卡狄，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一面叫着，一面挥动两手跑着迎上去……不到一会儿功夫，他的嘴唇便贴在一个年青大学毕业生的无须的、满带尘土的、太阳晒黑了的脸颊上面了。

二

“爸爸，让我先拍一下身上吧，”阿尔卡狄说，因为旅途的辛劳，他的声音略有一点发哑，不过这还是孩子的声音，而且像铃子那样的清朗，他高高兴兴地回抱他的父亲：“我把你一身也染上尘土了。”

“不要紧，不要紧，”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慈爱地微笑道，他伸手在他儿子的衣领上拍了两下，也把自己外衣拍了两拍。“让我好好地看你一下，让我好好地看你一下，”他说着，便往后退了几步，可是他立刻又急急地向着驿站的院子走去，口里嚷着：“这边，这边；马上给我们套马。”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似乎比他的儿子还更兴奋；他似乎有一点儿慌张，有一点儿胆怯。阿尔卡狄止住他。

“爸爸，”他说，“让我介绍我的好朋友巴扎洛夫给你，我在信里常常提起他的。我们应该感谢他肯到我们家里来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客。”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很快地走回来，走到一个刚从四轮车里下来的，穿着长长的宽大的粗衣服的高个子面前，那个人过了一刻才把手伸给他，可是他仍还紧紧地捏住那个人的没有戴手套的鲜红色的手。

“您这次光临，我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感激，”他开始说，“……请教您的大名和您的父名。”

“叶夫金尼·瓦西里耶夫，”巴扎洛夫懒懒地可是声音宏亮地答道，同时他翻下衣领，让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看见他的整个面孔。这是一张瘦长脸，宽广的前额，朝下尖的鼻子，大而带绿色的眼睛，红黄色的下垂的胡须；一个安静的微笑使他的脸庞显得有了光彩，而且表现出他的自信力和聪明来。

“亲爱的叶夫金尼·瓦西里耶夫，我希望您在我们这儿不至于感到沉闷无聊，”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继续说。

巴扎洛夫的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动，不过他并没有回答，只是把帽子揭下就是了，他的浓密的长发掩藏不住他头上隆起的头角。

“那么，阿尔卡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掉转身来对他的儿子说，“要不要现在就套车，还是你高兴休息一会儿？”

“爸爸，我们还是回家休息吧。叫他们就套上马。”

“马上就走，马上，”他的父亲同意道，“喂，彼得，听见没有？赶快去套马，好孩子，快点。”

彼得是一个受过新式训练的仆人，他并不去吻小主人的手，只是远远地对他鞠一个躬，便跑出大门不见了。

“我是坐双轮车来的，不过我另外还给你预备了三匹



马，”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唠叨地说，阿尔卡狄刚向那个管理驿站的女人要了一铁勺子的水来，正拿到嘴边喝着，巴扎洛夫点燃烟斗，向着那个正在卸马的车夫走去；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接着往下说：“我的车里只有两个座位，我不知道你那位朋友怎样……”

“他会坐那辆四轮车的，”阿尔卡狄低声打岔道：“请你不要同他讲礼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朴实——你以后会明白的。”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马夫把马牵了出来。

“喂，快点，大胡子！”巴扎洛夫对车夫说。

“米吐哈，听见没有？”另一个车夫插嘴道，他正站在旁边，两手插在他的羊皮衣服后面开的口里，“这位老爷怎样叫你，你真是个大胡子。”

米吐哈不答话，只是把他的帽子轻轻往上一推，然后从那匹流汗的辕马身上卸下缰绳来。“快点，快点，伙计们，来帮个忙，一会儿大家都有酒喝！”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嚷道。

不到一会功夫马都套好了。父亲同儿子坐在双轮车里，彼得爬上了车沿。巴扎洛夫跳进了四轮车，把头放在皮垫子上，于是两部车子便辘辘地开走了。

三

“你毕竟在大学毕业，又回到家里来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他时而拍拍阿尔卡狄的肩头，时而拍拍他的膝，又说一句：“毕竟回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伯父身体怎样？他好么？”阿尔卡狄问道，虽然他心里充满了真挚的，而且带点孩子气的喜悦，他却又愿意在这时竭力不谈感情的话，只谈一些普通的家常话。

“很好。他原本要跟我来接你的，可是因为别的事情他又不来了。”

“你等了我多久？”阿尔卡狄问道。

“哦，差不多五个钟头。”

“我的好爸爸，”阿尔卡狄便转过身去，在他父亲的脸颊上接了一个很响的吻。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轻轻地笑出声来。

“我给你买了一匹很好的马，”他说，“你等着看吧。你的屋子也重新糊过了。”

“巴扎洛夫有一间屋子吧？”

“我们也给他预备一间就是了。”

“爸爸，请你好好地待他。我说不出来我多么看重他的友谊呢。”

“你是近来才同他熟识的吧？”

“是，最近才熟识的。”

“啊，难怪我去年冬天没有见到他。他是研究什么的？”

“他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学。不过他什么都知道。明年他还要去考医生。”

“呵！他还是医科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他静了一会。过后他又伸手指着前面问道：“彼得，那些赶车的是我们的农人吗？”

彼得朝着他的主人所指的方向望去。几辆大车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急急地走过，拉车的马都没有加上马勒。每辆车



上有一两个把羊皮衣服敞开的农人。

“老爷，是的，”彼得答道。

“他们往哪儿去，——进城去吗？”

“我想大概是进城去。”他轻蔑地再加一句：“到酒馆去，”同时他微微转一下头向着车夫，好像要求那车夫赞许似的。可是车夫连筋肉都没有动一动。那是一个旧式的人，自然不赞成年青一代人的新见解。

“今年农人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接着对他的儿子说。“他们不肯缴租。我还有什么办法？”

“可是你还满意那些雇来的长工吧？”

“还好，”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咬紧牙齿答道。“可是不幸有人鼓动他们起来同我捣乱；他们不肯出力做活。他们把农具都弄坏了。不过他们也还耕了地，做得还不错。只要事情有了一个头绪以后，就会完全上轨道的。你现在对田上的事情有没有兴趣？”

“家里没有一个荫凉地方，真可惜，”阿尔卡狄不回答他的问话，却另外说。

“我在露台的北面搭起了一个凉棚，”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在露天吃饭了。”

“那么这会太像一所避暑的别墅了……可是这都是废话。这儿空气真好！味道多么新鲜！真的，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一块地方有我们这儿草地一样香的！而且天色也……”

阿尔卡狄突然闭了嘴，偷偷地朝背后看了一眼，就不再说下去。

“的确是这样，”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接嘴说，“你是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儿出世的，所以你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一种特别的——”

“得了，爸爸，一个人生在哪一个地方，那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

“不。这绝对没有关系。”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瞅了他儿子一眼，车子又走了半维尔斯特光景，他们两人谁都没有讲话。

“我不记得我给你的信里提过没有，”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开口说，“你的老奶妈叶哥洛夫娜死了。”

“真的？可怜的老婆婆！卜洛科非奇还在吧？”

“还在，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还是那样地一天叽哩咕噜。老实说，你在玛利因诺找不到多少改变的。”

“总管还是旧人么？”

“啊，这就换了人了。那些做过家仆的农奴解放以后，我决定不再留用，或者至少我不给他们做什么有责任的事务。”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看见阿尔卡狄望着彼得，便放低声音解释道：“的确，他已解放了，不过，他只是一个当差。我现在用的总管是一个城里人，他看起来倒像是很能干的。我给他一年二百五十卢布的薪水。可是，”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到这里，便伸手去擦他的前额和眉头，这表示出来他心里的不安，“我对你说过在玛利因诺找不到什么改变……这话并不十分正确。我觉得我应当预先对你说明，虽然……”

他迟疑了片刻，然后用法国话说下去：

“也许一个严正的道德家会说我的公开说明是不应该的。可是一来事情隐瞒不了，二来，你是知道我对于父子间的关

系素来有一种特别的见解。自然，你要责备我，也不是不应当的。在我这样的年纪……一句话说完……那个……那个女子，你也许已经听见说过她了……”

“费尼奇加吗？”阿尔卡狄随口问道。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红了脸。

“请你不要高声提她的名字……唔……她现在跟我同居了。我把她搬了进家里来……占了两间小屋子。不过这是可以变动的。”

“呵，爸爸，为什么要变动呢？”

“你那朋友要住在我们家里……这有点不方便。”

“请你不用担心巴扎洛夫。他完全不管这种事情。”

“好的，可是对你也不便，”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又说，“最坏的是——我们那间耳房又太小了。”

“得了，爸爸，”阿尔卡狄插嘴说，“你好像在道歉似的。我想你不害羞吧。”

“自然，我应当羞愧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答道，他的脸越发红了。

“废话，爸爸，废话。请你不要再说了！”阿尔卡狄爱慕地微笑道。他又暗暗地想：“这有什么可道歉呢？”他的心中充满了对这位仁慈良善的父亲的一种带谦卑意味的爱，同时还夹杂着一种暗中以为自己优越的感觉。“请你不要再讲了，”他再说一遍，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思想的前进和解放，而大大地高兴了。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还在擦自己的前额，这时便从指头底下看了儿子一眼，心里起了一阵悲痛……可是他马上又埋



怨自己不该这样。

“我们的田地毕竟到了。”过了好一会功夫他又说。

“那么前面是我们的林子吧，是吗？”阿尔卡狄问道。

“是的。只是我把木头卖出去了。今年他们就要来砍的。”

“为什么要卖掉呢？”

“我需要钱用。况且那片地也得分给农人。”

“给那些不缴租的农人吗？”

“那是他们的事情。况且他们总有一天会缴纳的。”

“我很可惜这林子，”阿尔卡狄说，他便眺望起四周的景物来。

他们所经过的田野够不上说是风景如画的。一片一片的田地接连着，一起一伏地一直连到天际；有些地方可以看见树林，还有一些曲曲折折的峡谷，里面长了稀疏的矮树，简直就和加塞林女皇时代的旧式地图上面绘出的峡谷一样。他们还经过一些凹岸中间的小河，狭堤分隔的小湖；他们又看见一些小村庄，矮木屋的漆黑的屋顶大半崩塌了，矮树编成围墙的谷仓倾斜了，荒废的打麦场也张开了脱落的大门。教堂中有的是砖砌的，泥灰也剥落了：有的是木料建造的，上面的十字架也歪斜了，墓园里长满了荒草。阿尔卡狄的心渐渐地冷起来。好像故意来完成这幅图画似的，他们沿途遇见的农人都穿着破旧的衣服，骑着瘦弱可怜的小马，一株一株的柳树被剥下树皮，断去树枝站在路旁，像一排衣服褴褛的乞丐；饿得瘦小不堪的乱毛蓬蓬的母牛，贪婪地乱嚼着沟边的野草。它们看起来好像刚从什么残暴的恶魔的利爪下面逃



出了性命似的；在明媚可爱的春日里看见这些瘦弱饥饿的牺牲的可怜景象，使人仿佛见到一个白色的幽灵似的，想起了那漫长的寂寥寡欢的寒冷的冬天和它的风暴与霜雪。……“不，”阿尔卡狄想道，“这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它给人的印象不是丰裕与勤劳；它不能，不能照这样下去，改革是绝对必需的……可是人怎样实行改革呢，又从什么地方开头呢？”

阿尔卡狄这样地思索着；……可是就在他思索的时候，春天又恢复了它的力量。四周全是金绿色，那一切树呵，矮林呵，草啊正在灿烂地发光，并且在暖风的轻拂下微微荡漾；百灵的颤动的歌声不绝地从四面涌来，黑头鸥或是在低的草地上呼着名字盘旋，或者静静地掠过草丛飞去；白嘴鸦在短短的禾田里昂头阔步，让这一片新绿衬出了它们的乌黑；一会儿它们又隐在已经变白了的裸麦中间，不时从那灰色麦浪中伸出它们的头来。阿尔卡狄看了又看，他的愁思逐渐减淡，终于完全消失。……他脱下他的外衣转身向着他的父亲，脸色显得十分高兴，而且带着孩气，他父亲便又把他拥抱了一下。

“现在已经不远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只要爬上这座小山，就看得见宅子了。阿尔卡夏，我们在一起一定过得很好；倘使你不觉得讨厌，你还可以帮我管理田产。我们现在应当多接近，应当设法使彼此彻底地了解，你说对不对？”

“自然啦，”阿尔卡狄说，“可是今天天气真好！”

“它是特地来欢迎你的呢，我的爱儿。这是春天的最可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日子了。不过我赞成普式庚的意见——你记得不记得他在《叶夫金尼·奥涅金》里写了这样的句子：

“你来了，给我带来几多忧愁
春天，春天，恋爱的季节。”

“阿尔卡狄，”巴扎洛夫突然从后面的四轮车里叫起来，“给我递一根火柴来，我没有东西来点我的烟斗呢。”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停止了念诗，阿尔卡狄正带了惊讶（同时也抱了同情）地听着，这时便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银的火柴匣子，叫彼得给巴扎洛夫送过去。

“你要不要一支雪茄？”巴扎洛夫又嚷道。

“也好。”阿尔卡狄回答道。

彼得回到车里，除了火柴匣子以外，还带给他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阿尔卡狄立刻点起烟来，于是在他身边便散出一种下等烟的又浓又辣的气味，使那个从小就不抽烟的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不得不把头掉开，不过他竭力不让他的儿子觉察到，因为他还害怕这举动会叫阿尔卡狄感着难堪。

一刻钟以后两部马车停在一所红铁皮层顶、灰色墙壁的新木屋的台阶前面。这便是玛利因诺，又叫“新村”，农人却给它起了一个绰号“穷庄”。

四

没有一大群家奴跑出来到台阶上迎接主人，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出现了，跟着她又从屋里走出一个年青人，相貌很像彼得，穿了一件灰色号衣，衣上缝着刻了纹印的白扣子，这是帕威尔·彼得洛维奇·基尔沙诺夫的当差。他默默地开



了双轮车的门，又解开四轮车的暖帘。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同他的儿子，还有巴扎洛夫三个人下了车，走过一间黑暗的，差不多全没有家具的厅子，（就在这里的门后闪出一个年青女人的脸）进了一间有着最新式的陈设的客厅。

“我们现在到家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他取下帽子，并且把头发往后一摇。“要紧的是，现在我们应该吃晚饭，就好休息了。”

“吃饭当然是不错的。”巴扎洛夫说，他打了一个呵欠，便跌坐在一张沙发上面。

“不错，不错，我们马上就开晚饭。”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无缘无故地跺脚说。“啊，卜洛科非奇来得刚是时候。”

进来一个六十岁光景的人，他有一头白发，和一张瘦削而带灰黑色的脸，身上穿了一件带铜钮扣的肉桂色常礼服，颈上围着一条淡红色项巾。他装起笑脸走过来，吻了阿尔卡狄的手，又对客人鞠了一个躬，便退到门口反背着手立在那里。

“他回来了，卜洛科非奇，”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开始说，“他毕竟回到我们这儿了。……啊，你觉得他相貌怎样？”

“再好没有的了，”老人说着，又露齿笑了笑，可是他马上就皱起他的浓眉来。“就开晚饭吗？”他郑重地问道。

“好，好，就开吧，”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回答着，又掉头向客人：“你要不要先到您的屋子去看看，叶夫金尼·瓦西里耶夫？”

“不要，谢谢，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请您叫人把我的箱